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九

內則第十二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內則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

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朱子曰此古學

校教民之書蓋古經也

案中有曾子語疑曾子之徒所記

通論張氏怡曰此篇專主教家者言故名內則然
非在人上者命官垂訓下民何能知而由之故首
冠以王命冢宰降德

案司徒掌邦教而內則命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
后之內治凡王之膳悉屬焉文王為世子於食上
食下皆親在視武王帥而行之則子婦孝敬之事
皆王為世子時率妃行之而世為則者也故凡民
之家禮亦使布焉王政重養老而孟子曰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故篇中言生子教子養老事似各殊
而意只一貫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君也

孔疏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言王辟天子妃后之

嫌也經據諸侯而言王互明天子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

孔疏億之數有大小二法

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其大數言之

天子曰

兆民諸侯曰萬民

孔疏閔元年左傳文

孔氏穎達曰此論子

事父母由后王之教使之然故先云施教之法降下也

餘論呂氏大臨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

此據諸侯

孔疏篇中有飲食有教令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故知據諸侯也

辨正朱子曰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上

言后王之命則家宰實天子之家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家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於家宰為司徒之兼官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綻笄總拂髦冠綾纓端韁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轡大觿木燧幅屨著綦盥古玩反漱所救反徐素邁反下同櫛側乙反經所綺反

笄古今反總子孔反髦音毛綾耳佳反韁音必紳音申搢音晉又音薦笏音忽紛芳云反或作幘悅始銳反觴許規反本或作鑣燧音遂捍戶旦反遄時世反徐作滯偏本又作幅彼力反屨九具反綦其記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咸皆也緇韋髮者也

孔疏士冠禮云緇纏長六

尺鄭云纏一幅長六尺足以韋髮而結之盧云所以裏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案盧說為優

總束髮也垂後為飾

孔疏裂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于髻後以為飾

拂髦振

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簪其制未聞

項氏安世曰髮

作偽髻垂兩眉上陳氏浩曰象幼時剪髮為髻之形孔疏明事親恒有孺子之義

綾纓之飾

也孔疏結纓領下以固冠結

端玄端士服也孔疏特

牲禮士

祭服

庶人深衣孔疏深衣服之最下

者庶人賤故服之

紳大帶所以自

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

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

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磬也小觴解小
結也觴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

陸氏德明

曰燧

火鏡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

孔疏拾斂也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

謂之拾

管筆彊也邇刀鞬也木燧鑽火也

孔疏皇氏佩云晴則以金

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

幅行縢綦屨繫也

孔疏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為行

或云著屨時屨自有繫以結于足也

案

孔氏

頴達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

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

此論子事父母之法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綻笄以

綻羈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非固冠

之笄故文在冠上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綻

綻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髻著冠冠畢然後服玄

端著韁又加大帶也 皇氏侃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 劉氏彞曰子生三月翦其胎髮為鬢音帶之於首男左女右迨其笄冠也則綵飾之加於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徹之詩云髡彼兩髦實維我儀是也右佩玦者護巨指以開弦也捍者著左臂以遂矢也

方氏憲曰左右皆事佩也故言用與德佩異矣德欲純而有常故珩璜琚瑀同其質事則雜而應變故金

石竹木異其材 陳氏祥道曰幅漢謂之行縢凡有行皆有幅諸侯朝天子子事父母皆有之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幅 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彭氏汝礪曰大觴解大結當亦用象骨或用鹿骨木燧榆棗桑柞槐之類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觴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綦裘大觴木

燧衿纓綦屨

衣紳如字又於既反歲之林反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纓音曠繁又作繁步干反裹陳

乙反

又作紲

其鵠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笄今簪也

孔疏婦人之笄異於上
男子笄縱故鄭於此注

始云今簪也與士冠禮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

朱子

曰婦人不冠則所謂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為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案上節笄總熊氏云此安髻之笄

士喪所謂用桑長四寸縷中者而孔氏亦言在冠上知非固冠之笄矣於此又言與冠弁笄同長尺二寸

朱子辨之蓋男婦之笄皆有二種其短者皆以固髻其長者男子以固冠婦人以固被詩所謂副笄六珈

者長笄也鄭孔因本文男子言冠婦人不言被故并舉言之明婦人有二笄耳

衣紳衣而著

紳孔疏謂加玄端綃衣而後著紳帶陳氏浩曰士妻之服 繫小囊也繫袞言施

明為箴管線纊有之

孔疏熊氏云袞刺也以針刺袞而為繫囊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繫袞明為四物而施案箴

必貯以管而後納之繁二而一也若線則所以紉者纊乃絲綿總之為四物 衍猶結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女事父母

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異於男子

存疑鄭氏康成曰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之纓既嫁夫脫

之無所復用此事舅姑之纓非許嫁之纓也

案本文
衿纓在

設左右佩之下則以為容臭之纓是矣而謂許嫁之纓無所復用則亦不然說文嬰兒乳常近母之纓故曰嬰兒蓋纓者以五采聯貝上繫於項下當心胸明有繫屬故許嫁即繫之嫁則夫親脫之此事舅姑之纓則兒乳所近之纓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瘞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饋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梁秫惟所欲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粉榆免毫澣澣以滑之脂膏以

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燠本又作與同於六反
奇音何饗以想反搔素

刀反少詩召反奉芳勇反長竹杖反後皆同溫本又
作蘊同於運反餧之然反馳羊皮反芼毛報反蕡字

又作廣扶云反秣音述飴羊之反董音謹笪音九粉

扶云反免音問毫苦老反漪思酒反澣音髓滑胡八

反以膏

古報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也怡說也苛疥也

孔疏以其
苛與癢共

文故知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
苛疥也

中以悅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

孔疏言子事父
母當和柔顏色

承藉父母若酏粥也

孔疏酏既為粥粥是薄者則餧為厚者故左傳注云餧粥也爾

藻藉承玉然

雅釋言云餳饘也

郭景純謂糜也

筆乃為菜用菜

孔疏公食大夫禮三牲皆

是雜肉為羹也

熬
蕷
蕷類也冬用莖夏用蕷

孔疏此中菽豆以下供尊

者所食悉皆湏熟或煮或

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蕷與此不同者此經莖蕷

相對士虞禮葵與蕷相對所對不同故注有異

孔疏鄭注乾則滑夏

扶榆先生葉却著英皮色白

曰扶孔疏庖人共魚鹽蕷之物鹽蕷相對此經以免對蕷

也

孔疏庖人共魚鹽蕷之物鹽蕷相對此經以免對蕷故知免為新生方氏慤曰董蕷扶榆常用而不常

有故有免有蕷

秦人洩曰漪齊人滑曰漪必嘗之而後退者

敬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

處所奉扶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以甘之者

謂以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以滑之者謂用董萱粉

榆相和滑瀧之令柔滑以膏之者凝者為脂釋者為

膏沃之使香美此等總謂和飲食也 陳氏皓曰蕡

大麻子滑說文久泔也瀧滑也滑瀧滑之滑者也

又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
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通論方氏憲曰於尊者則惟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惟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不得不然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免薨於周禮據肉為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董萱粉榆之下據董萱等為免薨義或為然

案所陳皆養口體之事而養志自在其中饘酏而下皆問所欲而敬進之之節目曰唯所欲曰必嘗之則

其於父母舅姑之志可知矣方氏分下氣而下為養志饋酏而下為養口體非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髮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

佐長者視具

冠古亂反朝直
遙反下而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朱子曰恐身有穢氣
觸尊者故佩香物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具饌也孔氏頽達曰此論未冠笄

者事親之禮臭謂芬芳

方氏曰若蘭芷之物

庾氏蔚之曰臭

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

著香物也 方氏慤曰男角女羈此止曰角舉男以

該之也不佩用而止佩臭示未能即事也幼者於視

膳之事未能專之特佐長者而已 陳氏浩曰昧晦

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

通論張氏怡曰未冠笄未任養老之責然問視已習

孝養之道迨其任事不患不中矣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

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衣如字又於既反簟

徒點反灑又作洒所買反又所賣反埽素報反孺如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斂枕簟不欲人見已襲者簟席之

親身也孺子小子又後未成人者 孔氏穎達曰此

總論子婦之外卑賤及僕隸之等 方氏憲曰必斂

枕簟則晝夜異用也灑用水掃斂塵而去之室堂及

庭自內以及外也布席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

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蚤寢未與日入之夕晏
起未與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以弱而未勝其制
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
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以上或作已上上時
掌反後故此朝直遙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 孔氏
穎達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程子曰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
方氏懸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喪故居必異宮
所以致敬也然貴者禮詳賤者禮畧故由命士以上
然後父子異宮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晨省
之禮日入而夕昏定之禮 又曰周禮典命子男之
士不命則士固有不命者 陳氏皓曰慈以旨甘者
謂敬愛其親以旨甘之味致其愛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日出從事食祿不荒農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食箋枕斂簟而禡
之奉芳勇反鄉許亮反衽而鳩反又而甚反縣音元箋口協反獨音獨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衽謂更臥處禡韜也須臥乃斂
之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父母舅姑將坐將臥奉席
等禮早旦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
之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
之衾以箋貯所臥之枕簟既襯身恐其穢污故以禡

輶之席則否 呂氏彞曰侍父母舅姑行遊所至將

坐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將憩而臥於他所則

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趾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請

必長者長幼之禮然坐而起寢而興凡席之徹食枕

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陳氏皓曰牀說文

曰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牀也 陸氏佃曰恭坐則

席

案坐陽故請向臥陰故請趾此偶憩之時若居主奧

則向東君子之寢恒東首則趾西不必請矣長者請而少者即如其命以設之若少者力不勝牀則亦御者設之坐定然後授几臥起然後斂席言長少御者人之序言奉執舉斂事之序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危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丈傳

專反敦音對又丁雷反年木侯反危音支匜羊支反一音以氏反餕音俊

正義鄭氏康成曰傳移也牟讀曰整

孔疏隱義曰整土金今以木為

器象土 壴匜酒漿器

孔疏危酒器匜盛水漿器左傳僖二十三年懷羸奉匜沃盥

敦牟黍稷器

孔疏周禮有玉敦今杯孟

飯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

常食飯乃食之

案古者五十異粟能

孔氏穎達曰此論父母

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饌不得輒食衣衾簟席枕几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嚮他處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弗敢逼近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常食飲食非因飯時莫敢飲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皆與夫餕也每食餕而盡之末

有原也

孔疏原再也佐餕者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

御侍

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子婦者

長子及長子之婦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衆弟婦也

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

陳氏澔曰佐

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 方氏憲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餕之 輔氏廣曰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

案婦無專制既嫁從夫故食必同牢夫死從子故冢子御食即一食不敢專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以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嘆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輒
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
和灰請幹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燁湯請浴三
日具沐其閒面垢燁潘請齧足垢燁湯請洗少事長賤
事貴共帥時唯于癸反齊側皆反噦於月反噫於界反
嚏音帝咳苦愛反欠丘劍反伸音申跛彼
義反睇大計反唾吐臥反涕吐細反洟他計反與涕
同祖音坦褐思厯反據居衛反見賢遍反垢古口反
漱素侯反澣戶管反綻字或作綻直覓反紉女陳反
箴之林反綴丁劣反又丁衛反燁詳廉反潘芳煩反

齧音

悔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莊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

左股

案今易作夷于左股

襲謂重衣櫛揭衣也不見裏為其可

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手曰漱足曰幹

孔疏此對文若

散文則諸母不漱裳詩薄澣我衣皆通也和漬也綻猶解也潘米瀾也帥

循也時是也共猶皆也禮皆如此也孔氏穎達曰

此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
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冠帶尊故
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故以足澣之用力深也

吳氏澄曰有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應
唯而不敢諾問之則對敬而不敢慢或進而趨尊者
之前或退而去長者之側其周迴旋轉容顏皆謹慎
而不肆齊一而不二堂階或升或降室戶或出或入
舉手為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
敢有噦噫等類不恭之事 陳氏澔曰噦嘔逆之聲
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跛依物為倚湊自鼻
出者 方氏慤曰噦噫嚏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睇

視則貌不恭唾沫則聲貌俱不恭故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瘞不敢搔不敢適已之便故也

辨正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裸若不涉而裸則是不敬言若非敬事雖勞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暑不敢褰裳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受

共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筐非尾反渴彼力反本又作偏嘯注作吹尺失反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

序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

孔疏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

男女有淫邪之意故特相授受如執醴執鐙授夫人薦豆執校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戶執足喪得相授受者如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入浴母喪則內御者受之而浴是也奠停地

也 陳氏浩曰 非喪祭二者女必執篚使授者置篚中
而受之無篚則授者跪而奠諸地受者亦跪就地
以取之 福浴室也 摊猶障也 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

劉氏彝曰 不共井嫗同汲也不共福浴嫗相亵也不
通寢席嫗相親也不通乞假嫗往來也不通衣裳惡
清雜也 内言不出惡交於外 外言不入惡交於内也
入内嘯歌則涉乎邪指則涉乎覘也 輔氏廣曰 井
福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無燭
則止自防者至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

辨正陳氏浩曰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
舊讀嘯為叱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
如本字為是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
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
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飲於鳩反
食音嗣者

市志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勿遂勿怠恐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也嘗而待待後命而去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

已弗欲謂難其妨已之業也

孔疏業欲成于己不欲他代已致妨已業

姑且也而后復之遠懟怨於勞事也

案鄭意謂此勞事而使人代己

恐人怨親愛已而移苦于彼故復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子婦事父母

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

應氏鏞曰此非故為矯情

蓋委曲以行其意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于親也

案姑使之勿敢逆也后復之勿敢怠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縱本又作從並用反數色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

也

孔疏不可移此于彼不愛之子婦也

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

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孔氏穎達曰此

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不可怒謂教之不從雖怒責之而猶不從命者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然猶為之隱

也

通論輔氏廣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敷教在寬也子婦放遂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應氏鏞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間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說音悅下同
撻吐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

從父之令不可謂孝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

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撻擊也

孔氏穎

達曰此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犯顏而諫使父母

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間其

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

成熟然也 吳氏澄曰謂父母有過則當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悅而從已如此以諫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說而再諫若其不說則將不諫乎蓋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孰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孰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孰物必期變化若父母怒已之言其心不說而施華撻於已雖甚而至於流血亦

不敢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
孰諫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孟子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磈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磈
亦不孝也荀子曰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
從而從是不衷也不子不孝也不衷亦不孝也夫明
乎從不從之義而以恭行之然後可以諫明乎怨不
怨之理而以愛守之然後可以怨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悅

正義鄭氏康成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猶善也 應氏鏞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至妻

妾之切近吾身者而亦唯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
有已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則其敬
與愛宜其不衰也 陳氏澔曰沒身終身也父母之
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存異黃氏震曰婢子古說謂婢之子則與下文庶子
意重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

案婢子婢所生鄭說是也若左傳州吁嬖人之子庶
子則妾所生凡左右媵之子皆是婢子賤庶子貴先

賤于貴者為加愛敬于是尤難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

貽以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貽遺也果決也 方氏憲曰將者

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易曰君子以果行育德

通論輔氏廣曰檀弓曰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於此可見也曾子曰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

乎又曰父母既沒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母急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友依注
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也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請於冢

婦以其代姑之事母急者雖有勤勞不敢解倦也善

兄弟為友姊姒猶兄弟也母敢敵耦雖有勤勞不敢

掉磬孔疏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許為掉磬

命為使令

皆下家婦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婦事舅姑之禮并

明家婦介婦相與之節 輔氏廣曰舅沒則姑老有

婦可以傳家事矣然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命

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

耦於家婦必如是而後家婦之志行而家事宜 方

氏慤曰冢子之妻謂之家婦母怠者不以居長而敢
自急也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事之勞逸介婦
不敢與冢婦均不敢並行並坐亦母敢敵耦之事也

陳氏澔曰介婦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母敢
敵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
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必異
列徐氏師曾曰介婦不請於姑而但請於冢婦明
有統且懼瀆尊也

通論張氏怡曰年老傳家事於家婦姑之道也每事必請於姑母急不友無禮於介婦家婦之道也母敢敵耦於家婦介婦之道也婦性多妬閨門之內婦孝姑慈家介相得則家無不理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舅姑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 王氏曰友當作敢

存異鄭氏康成曰不友無禮衆婦無禮家婦不友之

孔疏不友之者
以其無禮故也

辨正朱子曰註說恐未然。項氏安世曰舅姑使家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家婦家婦母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母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謂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家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輔氏廣曰

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

案禮夫死從子祭祀賓客子主之則子之婦為內主矣孔疏顯與經違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

而后與之

畜許六反
荅昌改反
又作芷
醜止反
復扶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命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事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無私家事統於尊也或賜之者謂私親兄弟孔疏以下文云若有私親兄弟故知此或賜為私親兄弟賜也藏以待乏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孔氏穎達曰若舅姑不乏而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方氏憲曰私室即婦室

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沒冢婦惟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獻諸舅姑不敢私受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不敢私與也 吳氏澄曰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與人也佩謂雜佩悅謂悅巾芷一作芷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燥則囊而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不敢視為己物也惟飲食不可留其餘可留之物

亦不敢私用藏之以待舅姑乏而欲有所用之時則
將此物與舅姑用之也

案私假謂假物於人與下與字對猶言取與也故賜
陳氏謂即前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與孔疏義同
但凡平日舅姑所賜而婦以藏之私室者皆得以請
不請而與不可耳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
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

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適丁歷反
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祗敬也宗大宗以寡約入謂入宗子家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

案賜謂君賜

當

以善者與宗子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善也

孔疏富具二牲獻善者于宗子使祭其不善者

用以自祭

案

不言貴省文也 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 私

祭祭其祖禰

孔疏大宗祭竟而後敢私祭

案若身

自祭禰身為繼祖之宗則待繼祖之宗祭竟而後宗祭竟而後自祭祖禰上至大宗亦然

孔氏穎達

曰此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

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

大宗子之婦也言小宗子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

宗婦也 方氏憲曰父兄宗族彼賤而我貴彼貧而

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賤

貧也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為正統已之親為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通論輔氏廣曰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 孔氏穎達曰此文雖主事

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張子曰祭

祖為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為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案對大宗言則四
小宗亦為私祭

呂氏大臨曰庶子不祭祖與禰

明其宗也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必祭於其宮而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於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餘論朱子答李晦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有相去遠者則兄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

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 陳氏祥道曰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

飯黍稷粱白黍黃梁穧樵膳腳膾臠醢牛炙醢牛載醢牛膾羊炙羊載醢豕炙醢豕載芥醬魚膾雉兔鷄鷄

稽思呂反樵側角反腳音香腫許云反曉許堯反炎
章夜反歲側吏反膾古外反芥姬邁反鶴順倫反鷗
晏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也孔疏下言
黍是黃黍下言黃熟穉曰稽生穉曰樵孔疏樵是斂
梁則上梁是白梁熟穉曰稽生穉曰樵孔疏樵是斂
生穉故其物縮斂也稽既對樵故為熟穉陸氏佃
曰穉若今早稻食之而已稽晚稻耐收故說文云稽
晚梁穉早熟穀也方氏憲曰飯者食之本制造當
及其生熟之宜案二說頗異今江南早稻名籼六
十日即可穉但收少性剛食之令人有力宜於少者
晚稻名梗柔美宜於老人一名糯更柔味美然使人
少力膳目諸膳也孔疏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歲醢之屬
此上大夫禮庶

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曉牛炙間不

得有醯醢行字

孔疏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者腳一牛
脯也臘二羊脯也曉三豕脯也牛炙

四炙牛肉也四物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始醯五
肉醬也牛歲六謂切牛肉醯七牛膾八四物為第
二

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歲十醯十一豕炙十二
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醯十三豕歲十四芥

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為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
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鶡二十

此四物為第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

又以鶡為駕孔疏釋

鶡母郭氏云謂鶡皇氏賀
氏云駕蝙蝠其義未聞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晝

桂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

用并明善惡治擇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案玉藻

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菰麥為六種

但記文不載耳

案本文謂諸侯所食飯有此六者黍梁黃白或用其一則仍四簋耳或疑

其自戾非也

方氏憲曰飯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

曰腳蕕也土畜羊曰臚熏也火畜豕曰曉水畜皆以

其氣臭名之

通論陸氏佃曰飲與酒以養陽氣名之食與飯以養

陰氣名之

存疑熊氏安生曰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
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
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陸氏佃曰
醢目諸醢也脯羨雞羨從麥食不貴非食也牛炙醢
醢所以食炙牛歲醢醢所以食歲牛膾不言醢蒙上
醢也羊炙羊歲同醢下於牛也豕炙豕歲中醢變於
羊也魚膾上臯醬變於豕也

案熊陸二說並可通然不若鄭據公食大夫禮為可

信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

酏漿水醴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重直龍反糟子曹反
酏自私反醴於紀反

徐於力反濫力暫反糗起九反餌音二下
同酏依注為饗又作餉之然反又之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沛
也致飲有醇者有沛者陪設之也

孔疏清糟相配重
設也周禮漿人共

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夫人致飲於賓
客清醴醫酏糟三物皆備清糟不體王得備之也后
致飲賓客醫醴糟不清與王同體屈也

陸氏以
佃曰有清有糟諸侯禮天子清大夫以下糟以酏

為醴釀粥為醴也

案 醣粥之薄者不釀曰醴下黍
馳是也釀之則為醴一而二矣黍

馳粥也漿酢載水清醴釀梅漿濫以諸和水也

陸氏明

曰乾桃乾梅皆曰諸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

諸為濫

孔疏周禮漿人掌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馳此經水漿二者同醴即重醴但用清耳涼此濫

醫此以馳為醴馳此黍馳也除六飲外此經別有醴鄭司農合醴與醬為一物謂即以馳為醴者非康成

義也康成知醴為梅漿者下有食之以醢若醢獸用梅醢是醢類故知梅漿也酒正辨四飲之物清醫

漿馳無水涼鄭謂無厚薄之齊不必辨也又鄭云涼寒粥又名濫者以諸雜糗飯和水也案明齋王氏

謂涼字從冰旁即冰水也濫者飲之別名蓋濫雜也雜以五味皆可飲若今飴湯薑湯鹽湯故列之未非

必雜以糗飯也 酒目諸酒也 白事酒昔酒也

孔疏清謂清酒也 事酒昔酒皆

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矣不言五齊以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

案周禮注事酒酌有

事者今醸酒昔酒舊

案周禮注事酒酌有

餌粉粢孔疏鄭注云合蒸曰餅餅之曰粢皆粉稻黍米為之擣粉熬大豆為餅粢之粘著故以粉

糗擣羞豆之實酏食糁食糗擣熬穀以為粉餌與粢

此記似脫孔疏據周禮粉下有粢

孔疏黍

今無知脫更以酏益之

孔疏黍

酏當為粢

孔疏黍

羞所用酏食與糁以稻米與狼臍膏為粢是也

陸

氏佃曰糗餌邇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粢可知粉酏

醢人所謂馳食言粉馳則糁可知四者謂之羞則以
甚美故也

存疑陳氏浩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粢此馳字當
讀為粢記者誤耳

食蠅醢而芥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
糁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
濡鼈醢醬實蓼殷脩舐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
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卯鹽食音嗣下芥食麥食食齊皆同徐如字蠅刀戈反芥

音孤字又作菰同雉羹絕句臠羹雞羹絕句折之列
反稌音杜和胡臠反櫛三敢反蓼音了濡音而下同
包伯交反醯音海一本作醯呼兮反卵醬之卵依注
音鯀古門反臙丁亂反蟻直其反卵鹽之卵力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菰形胡也
稌稻也脯謂析乾牛羊肉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
屑之蓼蓼則不矣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孔疏烹煮
和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鯀鯀魚子或作
櫛陸氏德明曰本又作捫孔疏鳥卵非為醬之物今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類故讀為鯀也

脩捶脯施薑桂也蟶蛇蜉子也膚或為胖切肉也孔疏

以正膚在俎
故知切肉

卵鹽大鹽也

孔疏以其鹽形似鳥卵

自鴟醢至此

二十六物

吳氏澄曰食物三羹物五濡物四醢物四醬物二股脩麋脯魚膾麋腥桃諸梅諸卵

鹽七物各一

共二十六物脯羹再出醢醬

似皆人君

燕所食也

孔疏周禮掌客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公食大夫食與此又異

故疑是人君燕食也

徐氏師食無菘麥或天子與其饌則亂孔疏上陳

曾曰諸侯

羞依牲大小先後此則不依牲

之次第是上下雜亂也

孔氏穎達曰以鴟為醢以

菘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為飯折稻米為飯以大羹又以雞為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米為飯以大

兔為羹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
屑為羹不須加蓼也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
其惡氣濡雞加之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為醬濡鼈
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蓼於其中又更縫而合
之以煮也食脰脯之時以蚯醢配之食析脯為羹以
兔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麋生肉之時還以
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諸菹也即
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

之乾蓀

陳氏澠曰食之則和以卵鹽

方氏慤曰蝸牛即琥蝓

也其殼曷而首有角其肉可以為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醢人从即周官六穀之从也和糁不蓼謂既和之以糁則不加蓼也蓼味辛或用或否以其性味各有所宜故也濡豚猶曲禮所謂濡肉蓋和之以清者陸氏佃曰服鍛煉之使精脩脩節之使雅

通論劉氏龜曰士庶不備物其有者如此法制之以敬祭祀則鬼神享以奉燕飲則賓客樂以饌尊親則

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為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子婦於孝敬惜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
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菘

齊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

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

孔疏經方春不用酸夏不用

用苦謂壯者減其味以殺盛氣此恐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案食醫注云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

猶水火金木牛宜稌已下言其氣味相成

孔疏上以犬羹配折

之載于土

牛宜稌已下言其氣味相成

孔疏上以犬羹配折

稌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此一節皆周禮食醫文乃正食也

方氏慤曰氣之溫

涼寒熱異宜味之酸苦辛鹹異等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黍稷稌梁之類羹齊

雉兔雞犬之類醬齊醯醢醯菹之道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可否相濟謂之和酸以養骨苦以養氣辛以養筋鹹以養脉甘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以養竅竅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故調以滑甘

而利其竅緩其肉焉 黃氏裳曰天有四氣人有五
臟一氣不備物受其病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
其一臟而遺其四害不淺矣四味一多慮其不通滑
以調之慮其不和甘以調之四時之氣各欲其強而
運四味之所養分於五臟者脾也載四行之所用均
於四時者土也調甘滑以養脾而後脾能運四味以
行焉四齊所視不失其時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
羊豕犬鷹魚天產也以為膳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

天地產也以為食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膳食之養不可廢膳食之宜不可失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焉

通論劉氏龜曰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而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此大司徒得以施諸教人子皆視此以養親也

春宜羔豚膳膏鄉夏宜腒鱠膳膏膘秋宜犧麋膳膏腥

冬宜鮮羽膳膏羶羶音香腥其居反鱠本又作臘所求反臘素刀反麝音迷腥音星羶升然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腒乾雉也

孔疏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為乾

雉鱉乾魚

案庖人疏云腒鱉同是夏用之腒既是乾雉明鱉是乾魚

鮮生魚也

孔疏

鱉既為乾魚故鮮為生魚月令季冬獻魚王制穎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

孔疏羔豚物生而肥犧麋

孔疏羽族既多而此八物四時肥美也

孔疏羔豚物生而肥犧麋

冬來可食者唯鴈水涸而性定

物成而充腯鱉喫熟而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乾魚鴈水涸而性定

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

孔疏牛土春木王則廢犬

金夏火王則廢雞木秋金王則廢羊火冬水王則廢又曰此一經周禮庖人文

方氏憲曰牛之土助養

脾犬之金助養肺雞之木助養肝羊之火助養心也
案鄭謂膳以節物氣之大盛方謂膳以助臟氣之

時衰二
義相足賈氏公彥曰煎和之謂膳

案周禮庖人言行此言宜行者用也宜者當也惟宜
故行其說互相備耳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膚脯麋鹿田豕膚皆有軒雉兔

皆有筆爵鷄蜩范芝柿棗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

梨薑桂

虧九倫反本又作麋又作膚下同軒依注作憲
蜩音條柄音而本又作櫟棗音陵楨音矩榛側

楂側皆反
中反柿音俟

正義鄭氏康成曰脯皆折乾其肉也軒讀為憲憲謂

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為胖蜩蟬也范峰也菱

芟也牛脩至薑桂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

也

孔疏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周禮蓬人醢人正羞唯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

所加庶羞

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孔疏

庶羞既多不能依次條錄但錄諸侯燕食而已亦不能依次也

孔氏穎達曰麋鹿

田豕膚非但為脯又可腥食食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

宜大切為軒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杮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杮盧氏曰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杮皆芝屬則芝杮是一物賀氏云芝木椹杮軟棗以芝杮為二物非也 彭氏汝礪曰虧虧也

通論劉氏彝曰四時之和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鹹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儲之亦子婦所以盡於敬孝也

存疑鄭氏樵曰爾雅注柄莢栗郭云江東呼柄栗
陳氏皓曰江淮呼小栗為柄栗根形似珊瑚味甘美
一名白石李 吳氏澄曰所記蓋三十二物牛脩至
范十五物飛走之味芝至梨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
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案鹿山獸能補陽麋澤獸能補陰月令仲夏鹿角解
仲冬麋角解二獸迥別而趙氏岐云麋鹿之大者則
混而一之芝生於地為地耳小曰卷耳通謂之芝生

於木為木耳有黑有白通謂之柄若賀所云軟棗鄭樵所云柄栗則皆果屬非芝類矣山查小如指梨大如拳亦有頗小而味酸澁似查者謂之查梨總之品物或古今異名南北異產不可勝窮况鄭言天子庶羞百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則三十一物固已而吳氏三十二物說亦得備一義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哉庶人耆老不徒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卑差也 孔氏穎達曰鄭志曰
脯非食殼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若有餘饌
則兼有脯士不貳羹哉者謂士燕食也 黃氏蒙曰
膾脯是食之珍味而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哉
為食之本而士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
耆老乃不徒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
無故不食珍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此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

人燕食不同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已下
至於庶人無等

案上經所陳既非諸侯所食又非公食大夫禮特人
君燕食所加庶羞也不應此燕食忽指正燕禮食禮
也此節文義趨重末句言大夫士雖貴亦有所不兼
唯老則庶人亦不徒食以優老也起下文養老之意
耳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

牲用毅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駕釀之蓼飴鱸蒸雛

燒雉鄉無蓼

莊戶界反一本作餚毅魚氣反鮀音房鱸音叙蒸皇絕句賀讀蒸雛為句雛仕俱反

皇讀雉
薌為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芥芥醬也

孔疏上謂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

宜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毅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

爾雅謂之檄

孔疏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枝連實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

能殺虫

陸氏德明曰似茱萸而實赤小案本草毅一作艾此食茱萸非吳茱萸也

故曰茱萸類

和用醯者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

野物自相和也釀謂切雜之鴛在羹下蒸之不羨也
燒烟於火中也薌蘇荏之屬也此皆言調和菜釀之
所宜也孔氏穎達曰此論調和飲食之宜鶉羹雞
羨者用鶉用雞為羨駕唯蒸煮之而已不以為羨釀
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蒸之者皆釀之以蓼鯈
鯈二魚皆蒸熟之雛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
雉或燒或蒸或可為羨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鯈鯈
蒸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

也案或曰釀者湛諸酒薌者羹用蘇言鶴雞可羹駕
可釀三者皆用蓼飴鰐可蒸雛可燒雉用薌三者
皆無蓼也此別為一義

方氏憲曰葱以氣達為息於春物生
為宜芥以味辛為介於秋物成為宜故膾用二物以

和之韭性溫而生能久春所宜蓼性辛而氣能散秋
所宜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
聚不能無毒故用薑之辛以散其毒焉和用醯謂三
牲也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醯與梅皆酸也和之
以收其味而已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

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反下並同尻

苦刀反 腦如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醜謂

鼈竅也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攢之論治擇肉物惡

者及果實之屬陸氏佃曰狼腸直故去腸狗腎熱

故去腎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

臍醫方云豕臍食之昏人精神故去臍方氏慤曰

狐首丘故狐去首爾雅魚腸謂之乙餒自腸始故魚

去乙

存疑鄭氏康成曰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鯀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

陳氏皓曰或云醜頸下骨能毒人

案魚去乙方訓典而確此皆常有之物何必東海鯀魚不言去腸避文複也醜訓鄭得之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

梨曰攢之

膽丁敢反攢再
官反本又作鑽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治擇之名也 皇氏侃曰脫之

除其筋膜取好處爾雅注李巡云去其骨郭璞云剝其皮作之者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郭云今本作斲謂削鱗也 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恒

治拭之使新栗多蟲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粗黎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

蟲孔

通論方氏憲曰爾雅爪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寃

之楂黎曰鑽之與此大同小異

存疑孔氏穎達曰或曰桃有苦如膽者去之

牛夜鳴則廡羊冷毛而毳羶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膾色而

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睺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

握弗食舒鴈翠鵠肥舒鳬翠雞肝鴈腎鵠奧鹿胃

廡音

由冷音零結毛如氈也毳昌銳反躁早報反膾劉普
保反徐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字又所嫁反睺音接
腥依注作星般音班臂本又作擘必避反徐芳避反
漏依注作虧音樓鵠胡篤反鵠音保與於六反胃音
謂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皆為不利人也腐惡臭也春秋

傳曰一薰一膚冷毛毳毛別聚於不解者也

孔疏冷謂毛本

稀毳謂毛頭結

赤股股裏無毛也臘色毛變色也

孔疏色不潤澤沙

猶嘶也鬱腐臭也

案鬱周官作狸

望視遠視也

方氏憲曰豕俯首以食病

則首昂莊子所謂豕之亢鼻也今案周禮作育視鄭注以望為正

腥當為星聲之誤

也星肉中如米者

陸氏德明曰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內生小息肉也

般臂

前脰般般然也漏當為蠻如蠻臭也舒鴈鴟也翠

尾肉也鵠鴟胖謂脇側薄肉也舒鳬鷺也

孔疏爾雅釋鳥文李

巡云野曰鴈家曰鷀野曰鳬家曰鷀方氏憲曰為人所畜飛不疾而舒故謂之舒鷀與脾胱也鷀或為鷀也孔氏穎達曰此論臊腥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躁謂舉動急躁交睫謂目睫毛交牛夜鳴至殷臂漏皆與周禮內饔職文同離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奧謂脾胱藏之深奧處吳氏澄曰夜鳴至殷臂言其形之病腐羶臊腥漏言其臭之惡有此病形必有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

陳氏澔曰此雖下九物亦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膚為辟雞
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膚九倫反辟必

益反徐芳益反宛于晚反脾

婢支反醢呼兮反本或作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膾為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

孔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

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切者為齧膾者必先軒之所謂羣而切之此

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

孔疏其牲體小者齧之故麋鹿魚野豕

為菹為軒是菹也膚為辟雞免為宛脾是齧也釀菜

孔疏菜謂蕙薤而柔之以鹽殺

腥肉及其氣菹軒臚而不切辟雞宛脾臚而切之

孔疏

皆少儀文鼎則牒也聲相近耳軒或為脾宛或作鬱孔氏穎達曰

此明齋菹之異用肉不同言或曰者作記之時無其制舊有此言也少儀不言魚此言魚者記異聞是魚之大者也切葱若薤或用葱或用薤肉與葱薤置諸醋中悉皆濡熟故云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閭天子之閭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

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食音嗣坫
丁念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羹食食之主也

孔疏凡人所食羹飯為主助以雜物

醬是衆食所湏故曲禮云醯醬處內公食大夫禮公

設醯醬注以其為饌本也又牲與黍亦諸食之本故

掌客云鼎簋十有二注

庶羞乃異耳孔疏公食大夫合言之以俱食主也

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

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此庶

羞乃異也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

閣有秩膳也

孔疏六十者比五十有常肉比七十則有無肉時案疏合下宿肉句解

閣

以版為之度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

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

孔疏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右
夾室各五閭諸侯稍卑庖厨

宜近故殺於天子大夫卑無嫌故亦於夾室

案疏

意謂庖廚遠則取之難故多置閭以備所需

案疏

庖廚近則取之易故備者少

案疏

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

崔氏靈恩曰

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

夾室

孔氏穎達曰食謂飯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

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為羹也

其黍稷稻粱依禮正食之外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為

飯故云羹食無等方氏懿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

日用者也惟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王則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固有等矣張氏怡曰上言大夫士庶燕食有無以肉食言也此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閣木為之而高坫土為之而卑此其別也

存疑陸氏佃曰堂上為達公侯伯於房中下天子也左達左夾室前堂右達右夾室前堂大夫言於閣三

則蒙上房中可知 吳氏澄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

案鄭謂達夾室崔氏言序外有夾室其制甚明陸乃謂達夾室前堂夫堂前無牆故顯室有牆故隱豈有堂室混為一者吳謂士站在北堂之角案東房有北階無北牆故北以半曰北堂恐亦非置坫之所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魏廷良